

前言

我国长篇小说的发展历程，是从历史故事，到英雄传奇，到神魔小说，到世情小说。明代的四大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恰好代表了这一历程的四个阶段。我们说的四个阶段，这一阶段和那一阶段之间，并不是截然划分的，而是互相交错的。

文艺，是时代的镜子，它必须反映时代。历史故事、英雄传奇、神魔小说，因为是文艺，也反映了时代，但它往往不是取材于当前现实，情节和人物都带有传奇色彩，浪漫情调更多些，距离现实的人生就远些。世情小说直接取材于当前现实（即使是托之前代故事，也是写当前现实），情节是平凡的日常生活，人物是可触可摸的芸芸众生，提出的问题是当前的现实问题，更能从正面起到镜子的作用，因而在诸种小说门类中，也就必然成为重要的角色。

历史小说的代表作《三国演义》，它的成书经过，从隋到清初，经历了上千年；英雄传奇的代表作《水浒传》，从北宋末到明末，经过五百余年；神魔小说的代表作《西游记》，从唐至明，经过八九百年；它们形成的过程，都是从民间传说，到说书艺人，最后经过文人加工而成为定本。世情小说虽可以上推到六朝的志人小说，然而，作为长篇，则是从《金瓶梅》开始，到《红楼梦》而达到顶峰。从《金瓶梅》到《红楼梦》，其间虽只有一百多年，但这一百多年的道路，却如登山，总的趋势是上升的，但道路曲折，山峦起伏。本书试图通过这百余年间出现的世情小说来探索中国小说发展的道路及《红楼梦》之所以成为世情小说也是中国小说的顶峰的原因。



世情小说的起点《金瓶梅》_____ 1

- 新的里程碑 / 3
- 《金瓶梅》产生的时代背景 / 6
- 《金瓶梅》的内容 / 10
- 《金瓶梅》的作者 / 14
- 反映社会本质的西门庆 / 17
- 《金瓶梅》之金 / 23
- 《金瓶梅》之瓶 / 26
- 《金瓶梅》之梅 / 30
- 三个弱者的反抗 / 33
- 西门庆的内助 / 38
- 西门庆的外助 / 41
- 三姑六婆 / 44
- 《金瓶梅》里的读书人 / 49
- 《金瓶梅》的语言艺术 / 53
- 话如其人 / 58
- 社会风习种种之一 / 62
- 社会风习种种之二 / 70
- 《金瓶梅》的续书 / 74

世情小说发展的历程_____ 77

- 《金瓶梅》的旁流——短篇白话世情小说（拟话本） / 79
- 艺术的发展——拟话本与《金瓶梅》关系之一 / 82
- 境界的开拓——拟话本与《金瓶梅》关系之二 / 87



思想的升华——拟话本与《金瓶梅》关系之三	/ 93
前进的脚步——拟话本与《金瓶梅》关系之四	/ 99
历史的惰性——拟话本与《金瓶梅》关系之五	/ 107
《金瓶梅》的异流	/ 110
以诗为媒的婚姻——《金瓶梅》异流之一	/ 113
宣扬名教的才子佳人——《金瓶梅》异流之二	/ 117
向英雄美人演进——《金瓶梅》异流之三	/ 121
向世态人情发展——《金瓶梅》异流之四	/ 127
编织奇巧的故事——《金瓶梅》异流之五	/ 130
《金瓶梅》的分流	/ 134
《醒世姻缘传》的内容	/ 136
《醒世姻缘传》中的各种家庭问题	/ 139
《醒世姻缘传》里的社会相	/ 142
《醒世姻缘传》的写作艺术	/ 145
《儒林外史》的人物来源和结构	/ 150
儒林中的百丑图	/ 153
杰出的讽刺艺术	/ 162
《歧路灯》写什么	/ 168
载道与写实	/ 170
《歧路灯》的写作艺术	/ 174
历史的补充	/ 179
一部被冷落了的好书——《绿野仙踪》	/ 181
《绿野仙踪》反映的历史和世情	/ 184
《绿野仙踪》的构思	/ 187
《绿野仙踪》的人物描写	/ 190
《绿野仙踪》的语言	/ 194



世情小说的顶峰《红楼梦》_____ 199

《红楼梦》脱胎于《金瓶梅》——《红》《金》关系之一 / 201

超过前人的思想高度——《红》《金》关系之二 / 205

从一个家庭看社会——《红》《金》关系之三 / 210

情节设置的相似——《红》《金》关系之四 / 213

或浓或淡的人影——《红》《金》关系之五 / 219

曹雪芹与高鹗 / 223

《红楼梦》写的是什么 / 231

贾宝玉和妇女们 / 238

《红楼梦》中妇女类型之一 / 240

《红楼梦》中妇女类型之二 / 247

《红楼梦》中妇女类型之三 / 254

《红楼梦》特殊的写作手法 / 258

《红楼梦》的网式结构 / 266

《红楼梦》的曲笔 / 272

《红楼梦》的语言艺术 / 279

《红楼梦》的影响 / 285



《儒林外史》的人物来源和结构

士为四民之首，读书人是社会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金瓶梅》以市井为主，对它写得不充分，《儒林外史》则专从读书人这个角度来描写当时的人情世态。据《松风阁笔乘》一书说：书中人物，都有模特儿，如杜少卿是作者自己，杜慎卿是他堂兄吴槩。虞博士是江宁府教授吴蒙泉，在尚志是上元程廷祚，马二先生是全椒冯粹中，迟衡山是句容樊南仲，武书是上元程文，娄氏兄弟是浙江梁家兄弟，牛布衣是朱草衣，权勿用是是镜，凤鸣歧是甘凤池，汤奏是杨凯，萧云仙姓江，赵雪斋姓宋，隋岑庵姓杨，杨执中姓汤，匡超人是汪容甫，严贡生姓庄，高翰林姓郭，余先生姓金，万青云姓方，范进姓陶，荀玫姓荀，韦思元姓韩，沈琼枝即袁枚所称的扬州女子。“或象形谐声，或度词隐语，若以雍乾间诸家文集细绎而参稽之，则十得八九矣。”《缺名笔记》也载：“《儒林外史》之权勿用，即是镜也。”是镜是个假道学，惯会装模作样，行动讲究个“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一天，他早晨出来，要到一道小涧的对面去。这小涧不宽，可以一跃而过。但按道学先生的教条，不能跳涧，必须绕到很远的涧的上游，循路而行。这一绕，就要多走好几里路。他左右一望，四处无人，就不顾道学教条，一跳过涧。谁知刚跳过去，就听得有人叫：“是先生跳涧了！”这一下假道学的面目被揭穿了，他满脸通红，十分窘迫。回头一看，叫的是一个放牛娃。他走拢去，掏出十几文钱来给放牛娃，说：“给你买饼吃吧，不要把我跳涧的事告诉别人！”

匡超人的原形汪容甫，也是个乖僻的人。为试验妻子是否贞节，装着外出，随即又溜回卧房来，见妻子背门而坐，就轻脚轻手走到妻子背后，把她抱着。这是内室，能进来的只是家人姊妹，他妻子一惊，叫道：“是谁和我开玩笑？”汪容甫放开手，黑着脸说：“难道还有别人敢抱你么？”认为妻子不贞，把她休了。

书中的权勿用匡超人，都和这两个细节所描写的是镜、汪容甫不相符。特别是匡超人和汪容甫的距离更大。但吴敬梓从生活中选取这些人物来作模特儿，并非照搬原人，而是在原人的基础上加工了的。有些则仅撷取原人的某一点精神实质而另构情节。

有些事虽非从现实生活中撷取的，也有他们的来源。如“张铁臂虚设人头宴”的故事是从唐传奇来的。《桂苑丛谈》载：“进士张祐自称豪侠。”一天晚上，一个人闯进门来，那人打扮得很威武，腰佩宝剑，手提革囊，囊中盛着一件东西，还在滴血。问道：“这是张侠士的家吗？”张祐说：“是呀，我就是张祐。”那人说：“久闻大名，敢以心腹相告。我有个仇人，寻找了十年，今晚夜才得报仇，这革囊里就是他的头。我心里十分痛快，不能不庆贺，有酒么？”张祐拿出酒来，那人倾杯豪饮。又说：“此去三数里有个义士，是我的恩人，我要报答他。听闻阁下轻财重义，能不能借十万缗钱给我？我报答了恩人之后，平生恩怨已了，就可以为阁下赴汤蹈火了！”张祐听他这样说，深喜能结交这位侠客，就尽家中所有，凑足了给他。那人得了钱，放下革囊说：“这东西先留在这里，我马上回来处理。”谁知那人竟一去不回。一个人头放在家里，张祐担心会受连累，要把人头悄悄埋掉。打开革囊一看，哪里是人头，原来是一个猪头。才知是遇到了骗子。

“庄征君辞爵还家”那一情节，出自《文海披沙》，写吴与弼很有名气，朝廷征聘他去，当面向他询问大政方针，他苦着脸，勉强说了一句：“容臣上疏”，就忙退下来，揭下帽子一看，有两个蝎子螫着他的头皮，他痛得说不出话。在皇帝面前，又不能失礼，取下帽子来看，只好急忙辞出。《儒林外史》全部引用了这一情节，只把吴与弼的名字，改成庄尚志而已。

“爰少俊访友神乐观”，是从徐中行的故事演化来的。据《坚瓠集》载：明代后七子之一的大诗人徐中行好客，尤其喜欢少年美貌的书生。他的朋友蔡子木字汝楠的，写信介绍一个人去见他，信中盛称此人才貌并佳。徐中行看了信，非常高兴，立刻请那人相见，谁知一见面，那人长得十分丑陋，徐中行明白是蔡子木和他开玩笑，一时哭笑不得。那人留下一首诗就走了。诗中有“自信金声能掷地，谁知玉貌不如人”之句。

赵雪斋和黄知县同庚，出自《耳新》所载：李倩玉和毛诗，所生年月日时都同，李中了进士，授庶吉士，早卒；毛只是个秀才，却多子而长寿。杨执中的那首诗，是截取元朝吕仲实一首七律的后半。全诗为：“典却青衫供早厨，老妻何必更踟蹰。瓶中有醋堪浇菜，囊底无钱莫买鱼。不敢妄为些子事，只因曾读数行书。严霜烈日皆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

奇怪的是，吴敬梓是个诗人，《儒林外史》是写读书人的事，书中许多地方都讲到诗，并有“大宴莺脰湖”“西湖分韵”“妓馆献诗”这么些做诗的场面，但除了杨执中抄元人的半截诗，和两句“桃花何苦红如此，杨柳忽然青可怜”那不成诗的诗外，全书却没有一首诗。

中国的小说，源于“说话”。“话”，在唐、宋时其义为故事，因而，中国小说并不以写人物为唯一的职志，许多小说虽然也写了不少活生生的人物，但人物始终是通过故事情节来表现的。一部小说如果没有一个完整的引人入胜的故事，那是不可想象的。但《儒林外史》就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也不以人物为中心，而是以某一社会现象为中心，在同一主题思想下，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通过各种人物，各种事件，反复描绘、刻画，使之突出、深刻、令人难忘。因之《儒林外史》在结构上就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但如集诸碎锦，合成帖子”，因而，对这样的结构，名之曰“集锦式”。这种结构型式，后来的谴责小说，如《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都予以采用。

儒林中的百丑图



自从统治者以八股文考试来收买读书人之后，读书人有了这条荣身之路，就不讲究文行出处，“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闲斋老人《儒林外史序》）。吴敬梓目睹这些现象，十分憎恶，于是，像大禹铸鼎，尽现妖魔本相一样，通过《儒林外史》一书，绘出了儒林中的百丑图。《儒林外史》揭露当时社会的哪些丑恶呢？

（一）炎凉世态。在第二回里，写周进在薛家集教书，因家境贫困，六十多岁了还没有考上秀才，很给人家看不起。开馆的第一天，东家请酒，请新秀才梅玖作陪，应该是老师坐上座。周进因自己还不是秀才，不肯僭梅玖。“众人说：‘论年纪也是周先生长，先生请老实些吧。’梅玖回过头来向众人道：‘你众位不知道我们学校的规矩，老友从来不同小友序齿的’。”虽然当时的规矩，没考上秀才的，头发白了也叫“童生”，是小友；但当着众人的面揭短，未免使人难堪。在酒席上，梅玖还借周进吃长斋，说了个笑话来调侃他：“呆，秀才，吃长斋，胡须满腮，经书不揭开，纸笔自己安排，明年不请我自来。”并且点名是与周进有联系，“说罢，哈哈大笑。众人一齐笑起来。周进不好意思。”举人王惠在他馆中躲雨，自己“鸡、鱼、鸭、肉堆满春台，也不让周进”，吃完起身，“撒了一地的鸡骨头，鸭翅膀，鱼刺，瓜子壳，周进昏头昏脑，扫了一早晨。”继后，“夏总甲也嫌他呆头呆脑，不知道常来奉承”，连学也教不成了，只好跟着

做生意的姊丈记账。到了省城，想进贡院去看看，却“被看门的大鞭子打了出来。”后来，他当了官，奚落过他的梅玖，冒充是他的学生。“汶上县的人，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相与。”他曾教过书的观音庵里，供起了他的长生禄位牌。他从前写的一副对联，贴在门上，红纸都久已泛白，还被人用水喷了，揭下来裱好，当宝贝收藏起来。第三回写范进，当初也是穷而未达，他丈人胡屠户骂他是“现世穷鬼”，把女儿嫁给他是倒运，历年受了许多连累。他去乡试，家里就饿了三天饭，没人过问。但他一中了举，胡屠户就说他是天上的星宿，叫他贤婿，说他才学又高品貌又好。他衣裳后襟滚皱了，胡屠户“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乡绅张静斋来和他认同门，送了他五十两银子，一所三进三间的房屋。“许多人奉承他，有送田产的，有送店房的，还有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庇荫的。”眨眼之间，“范家竟连奴仆丫环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的了。”第四十六回连回目都写“五河县势利熏心。”讲那“五河的风俗，说起那人有品行，他就歪着嘴笑；说起几十年前的世家大族，他就鼻子里笑；说那个人会做诗赋古文，他就眉毛都会笑。问五河县有什么山川风景，是有个彭乡绅；问五河县有什么出产希奇之物，是有个彭乡绅；……问那个有才情，是专会奉承彭乡绅。却另外有一件事，人也还怕：是同徽州方家做亲家；还有一件事，人也还亲热，就是大捧的银子拿出来买田。”因为彭乡绅和徽州籍的方家，一个在做官方面，一个在发财方面，都是暴发户。

（二）八股文考试之害。我国选拔官吏的制度，从先秦的贵族世袭制，演变为汉代的举孝廉，再演变为隋唐的科举考试，后者对前者是一个进步。明建国后，朱元璋袭用了前代考试制度的形式，而改换其内容。就是以八股文考试。规定按照一定的格式来“代圣贤立言”，不准有自己的思想和见解。这，既能把人们的思想禁锢起来，又能诱使人们一辈子在这泥淖中打滚而不能自拔。这个毒辣的迫害读书人的办法，清朝也继承下来了。《儒林外史》在第一回里，作者就借王冕之口，对三年一科，用《五经》、《四书》八股文考试，提出了批判说：“这个办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

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认为这是文人之厄。

在八股文取士制度之下，造就的读书人，一是愚蠢。他们只知道读八股文，写八股文，除了“且夫”、“尝谓”之外，就什么都不知道。第四回，写中过举并当过一任县官的张静斋，把元朝进士刘基说成是明洪武三年的进士；把宋太祖赵匡胤雪夜访问赵普，见到吴越王钱镠送赵普一坛瓜子金的故事，说成是明太祖朱元璋见到张士诚送一坛瓜子金给刘基。而听这故事的汤知县、举人范进，都不知道这是颠倒了历史的胡诌。第二十回，选编八股文名家的匡超人，不懂得“先儒”者乃已经去世之儒者。他还活着，就吹牛说人家书案供着他“先儒匡子之神位”。第七回，山东学道范进，要提拔座师交代要提拔的荀玫，却查不到荀玫的卷子。幕客讲了个笑话，说数年前有个考官，因偶然听到他座师议论，说像苏轼那样的文章，只能考四等（即不及格），他就在试卷中大找苏轼的试卷，结果找不到。幕客的意思是说恐怕这荀玫也是他座师随口议论的前人。但范进既听不懂幕客的讽刺话，也不知道苏轼就是苏东坡，是宋朝人。竟说：“苏轼既文章不好，查不着也罢了。这荀玫是老师要提拔的人，查不着，不好意思的。”

二是荒谬。第四回写高要汤知县审案，在一个偷鸡贼“脸上写上偷鸡贼三字，取一面枷枷了，把偷的鸡，头向后，尾向前，捆在他头上”。那鸡“屙出一泡稀屎来，从额颞上淌到鼻子上，胡子沾成一片，滴到枷上”，惹得看的人笑起来。又把一个用牛肉行贿的回教老师父，“重责了三十板，取出一面大枷，把那五十斤牛肉都堆在枷上，脸和脖子箍得紧紧的，只剩得两个眼睛在县前示众。天气又热，枷到第二日，牛肉生蛆，第三日（老师父）呼鸣死了。”引得回民闹起来。按察司也说：“枷责罢了，何必将牛肉堆在枷上，这成何刑法？”当官的不说，八股文之害竟害及妇女。第十一回，写鲁编修的独生女儿，在崇拜八股文的鲁编修影响下，她的“晓妆台畔，刺绣床前”，都摆满了八股文。因丈夫蘧铎夫不会做八股文，便“整天愁眉泪眼，长吁短叹”，担心丈夫不能考试当官，连累自己当不了诰命夫人，就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儿子才四岁，就拘着他“讲

四书，读文章”，亲自课读，直到深夜。书如果背不熟，还要读到天亮。读书人中道学的毒越深，行为越荒谬。第四十八回，写王玉辉的三女儿，在丈夫死后要殉夫全节，向王玉辉讲。王玉辉说：“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反阻拦你？你竟这样做吧！”他亲家不肯，他还劝亲家说：“我仔细想来，我这小女要殉节的真切，倒也由着她行吧。自古心去意难留。”女儿在父亲的鼓励下，果然绝食了。“王玉辉在家，依旧看书写字，候女儿的信息。”到第八天，女儿活活饿死了。王玉辉妻子“哭得死了过去，灌醒回来，大哭不止。王玉辉走到床前说道：‘你哭她怎的？她这死得好，只怕我将来不能像她这一个好题目死哩！’因仰天大笑道：‘死得好！死得好！’大笑着走出房门去了。”但他并非是没有心肝的人，当女儿灵牌被送入烈女祠，明伦堂摆酒庆贺他生了个好女儿时，他转觉伤心，辞了不去。

三是儇薄。正如王冕说的，读书人不讲究“文行出处”，在腐朽的社会诱惑下，变得浅薄轻浮。如第十五回至第二十回写匡超人。他原是个淳朴的农村青年，流落杭州，得马纯上资助回乡。因听马纯上说：人生世上，除了举业（即以八股文考试），就没有第二件事可以出头，连孔夫子生在今天，也要举业。什么“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啊。他就醉心举业，追逐名利起来，及到考得秀才，再到杭州，他变了一个人似的。为了抬高自己，对在他最困难时候资助过他的恩兄马纯上进行诋毁，说：“这马纯兄理法有余，才气不足，所以他的选本也不甚行。”吹嘘自己选的选本，外国都有，五省的读书人家，都供着他的牌位。和赵雪斋、支剑峰这帮假名士鬼混，不会做诗也强要做诗，冒充名士，向人夸耀。和蠢役潘三勾结一起，聚赌抽头，刻假图章，造假公文，追截人犯，代写假婚书，当枪手代人考试，甚至骗婚再娶……堕落成一个文痞和流氓。

第二十一回写牛浦郎，本是个小商人子弟，勤奋好学，白天帮祖父做生意，夜晚到隔壁庙里就着神前灯光读诗。因见到贫病而死的名士牛布衣的诗稿，“那题目上都写着‘呈相国某大人’，‘怀督学周大人’，‘娄公子偕游莺脰湖分韵兼呈令兄通政’，‘与鲁太史

话别’，‘寄怀王观察’，其余某太守，某司马，某明府，某少尹，不一而足。浦郎心想：这些相国、督学、太史、通政以及太守、司马、明府都是如今现任老爷们的称呼，可见只要会做两句诗，就可以同这些老爷们往来。何等荣耀！”又见一个过路县官留下一张拜帖一封信，说在朋友处见到牛布衣的诗，非常仰慕，来访不遇，希望牛布衣到他任上去作客。牛浦郎就利欲熏心，冒充是牛布衣，占有了牛布衣的诗稿；又和读书人往来，把舅丈人当奴仆；替和尚看庙，却“把老和尚的饶钹叮铛，香炉，磬都当了”，跑到江湖上去招摇撞骗。

（三）名士的行径。当时的读书人，在统治者又打（文字狱）又拉（八股文考试）的思想禁锢政策毒害之下，有头脑，有学问的人很少。读书人侥幸的，混个“金榜题名”，当了官；倒楣的，当不了官，又要名要利要生活，就只好当名士。名士也有多种，像杭州“西湖雅集”中的赵雪斋、浦墨卿、支剑峰、匡超人、胡密之、景兰江之流，只是凑钱吃酒，把八股文中的“且夫”，“尝谓”都写进诗里，只见“纸张白亮，图书鲜红”，固然是假名士；南京的萧金铉、季恬逸、诸葛天申等，做出“桃花何苦红如此，杨柳忽然青可怜”的诗；嘉兴蘧铣夫在《高青邱集诗话》上冒添上自己的名字；莺脰湖集会中的权勿用、杨执中等人名不符实，也算不得真名士。选书家马纯上醉心举业，说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举业：春秋时以“言扬行举”选官，所以孔子只得讲“言寡尤，行寡悔”；战国以游说做官，所以孟子游说齐、梁；汉朝用“贤良方正”开科，所以公孙弘、董仲舒举贤良方正；唐朝用诗赋取士；宋朝用理学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讲理学；“到本朝用文章取士……就是孔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哪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这一席话，还有点道理，像个名士。他到杭州，专程去游西湖，是因为“那西湖山光水色，颇可添文思”，这也是名士的行径。可是，他游了一趟西湖，却只在西湖吃了一碗面、一碗茶、两个钱的处片，到底六桥两峰是什么景色，他茫茫然莫名其妙。这样庸俗，就不像名士了。真正的名士，是天长的杜慎卿。书中写他，“面如傅粉，眼若点漆，身穿莺

背色（浅黄中微带绿色）夹纱直裰，手摇诗扇，脚踏丝履，温恭尔雅，飘然有神仙之概。”请人家到他寓中赏牡丹，备的食物，“把俗品都捐了，只是江南鲫鱼，樱，笋，下酒之物。”大家要即席分韵做诗，他说：“这是而今诗社里的故套，何必雅得这样俗。”只叫鲍廷玺吹笛子，一个小小子拍着手，唱李太白《清平调》三章。这够多雅！他最大的一件雅事，是把南京一百多个戏班的旦角都叫来，在莫愁湖湖亭上，每人做一出戏，他把他们评出高下，“出一个榜，把那色艺双绝的取在前列，贴在通衢”。还用二两金子，打造一只金杯，上刻“艳夺樱桃”四字，奖给第一名。这桩韵事豪举，“传遍了水西门，哄动了淮清桥，这位杜十七老爷，名震江南。”然而，他又做出了许多矫情的丑态。季恬逸等“名士”拉他出去游玩，在聚升楼酒馆里吃酒，季恬逸等“见他不吃大荤，点了一卖板鸭，一卖鱼，一卖猪肚，一卖杂烩，拿上酒来……众人奉他吃菜。杜慎卿勉强吃了一块板鸭，登时就呕吐起来。”他一到南京，就把媒婆沈大脚叫来，要讨个妾。但他却对季苇萧说：“小弟性情，是和妇人隔着三间屋就闻见她的臭气。”季苇萧问他：“有山水之好么？”他说身体不好，爬不得山。问他“有丝竹之好么？”他说：“听久了，就觉得嘈嘈杂杂，聒耳得紧。”酷好的却是男风，称赞“千古只有一个汉哀帝要禅天下与董贤，这个独得情之正，便尧舜揖让，也不过如此，可惜无人能解。”慨叹“天下终无此一人，老天就肯辜负我杜慎卿万斛愁肠，一身侠骨！”说着，“掉下泪来。”这般丑态，实在叫人作呕。他买妾，玩戏子，用钱十分慷慨，可鲍廷玺正经问他借钱，以便团起一个戏班子做生意过日子，他却一毛不拔，说他的银子是要用来活动做官的，叫鲍廷玺去找他的堂兄弟杜少卿借去。

（四）横行的乡绅。明代绅权最重，一当了官，即使是好官，家人族属都会倚官仗势，横行乡里，霸人田地，夺人妻女。如徐阶、董其昌这些有名人物，家乡人对他们都是咬牙切齿的。这是有明文记载的。清代把明代的许多弊政都继承下来了，这一点也不例外。蒲松龄就给他宝应县的东家，已升任给谏的孙蕙写过信，诉说孙蕙的族人在家乡横行的情形。《儒林外史》里也写了个严贡生，此人满

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他正向范进、张静斋吹自己：“小弟只是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立刻，小厮就来说：“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原来，去年三月，严贡生家有一头小猪，走到邻居家去，邻居慌忙把猪送回来。严贡生说，猪到人家再寻回来，不吉利，硬压着邻居以八钱银子买下那头小猪。小猪喂了一年多，长到一百多斤，偶然走到严贡生家，严贡生把猪关起来，硬说猪原是他家的，要讨猪，得拿几两银子来。邻居家和他讲理，他叫出他的几个儿子把邻居打了个臭死，腿都打折了。另一件是乡下人黄梦统，因欠交粮款，要向严贡生借二十两银子，月息三分。刚写好借约，还未得银，因另有来源，不再借了。严贡生却扣着借约不还，问黄梦统要半年的利息。黄梦统“情愿买个蹄酒”，上门陪礼，要还借约，严贡生不但不发还借约，还把黄梦统驮米进城的驴子，连驴带米都抢了去。他在广州讨了儿媳妇，全家人包了两只大船回高要。快到高要时，他故意把吃“剩下的几片云片糕，搁在后鹅口板上，半日也不来查点。”掌舵的以为他不要了，拈来吃了。船到码头，他才找这几片云片糕，硬说是“费了几百两银子合的一料药，是省里张老爷在上党做官带回来的人参，周老爷在四川做官带了来的黄连”合的，要船家赔偿，否则，就要写帖子把船家送官。这一来就把船费赖掉了。船家连喜钱、酒钱也不敢要了。他弟弟严监生死死了，遗下一大笔家财。他弟媳赵氏是由妾扶正的，所生的儿子又死了，他就要霸占全部家产，把赵氏赶出，打起官司来。幸好知县也是妾生的，批道：“赵氏既已扶正，不应只管说是妾。如严贡生不愿将儿子承继，听赵氏自行拣择，立贤立爱可也。”严贡生不服，从县告到省，都不准，想到前任学道周进，虽是山东人，却和他广州的亲家都姓周，就借口“务必要正名分”，到京城去求周学道在刑部告状。虽然周进不承认这个天外飞来的亲戚，严贡失却从此打着周进的招牌，到处招摇撞骗。

（五）一伙江湖骗子。《儒林外史》虽然“机锋所向，尤在士林”（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但描写的一些江湖骗子，却不尽是士林。第二十四回写有个和尚，“积年剃光了头，把盐搽在头上，走

到放牛所在，见那极肥的牛，他就跪在牛跟前，哄出牛伸舌头来舔他的头。牛但凡舔着盐，就要淌出眼水来。他就说是他父亲转世，哭着求人把牛施舍给他。把牛得来，就卖钱来用。”这和尚与第五十一回“少妇骗人折风月”里的乌龟，少妇，自然不是士林中人，就是第十二回的张铁臂，第十四回里的假神仙，第二十二回里的牛玉圃，虽和士林有关系，但也很难说是士林中人。他们不是士林而写入《儒林外史》，是因为这些江湖骗子也是当时的一种世态。以此来告诉人们，在康乾盛世的美丽外衣掩盖下，不只是士林中人肮脏腐败，社会的各方面也是污秽不堪的。这几个骗子，恰好也代表了几个方面。第十二回，是因为宰相之子娄氏兄弟好名好客，以信陵君自居，于是张铁臂就以侠客的姿态去投奔他，以杀仇报德的豪言去迎合他。张铁臂会点武艺，舞剑舞得好是事实，但飞檐走壁却未必，在房上踏得一片瓦响，如何能从房上进入人家杀人？至于能用药来把人头顷刻间化为水，则全是假话。但他终究以一个猪头，骗去了五百两银子。第十四回写假神仙洪憨仙，因“有一部大白须，直垂过脐，飘飘然有神仙之表”。他才六十六岁，就写了首诗说：“南渡年来此地游，而今不比旧风流。湖光山色浑无赖，挥手清吟过十洲”，自称有三百多岁，冒充神仙，能烧丹炼银，先骗得马二先生相信，认马二先生为表弟；再利用马二先生是编选《三科程墨》的名家，去骗吝啬的胡三公子的银子。幸得合同未立，银子未付，假神仙就过不了阎王关，突然病死了。死后，“只得四五件绸缎衣服还当得几两银子，其余一无所有”，连棺材都没钱买。四个长随，原来“是一个儿子，两个侄儿，一个女婿”，他们自己把骗局揭穿了。第二十二回写牛玉圃，他和“丰家巷婊子家掌柜的乌龟王义安是拜盟兄弟”，靠说大话，说谎话在大盐商万雪斋家骗饭吃。当万雪斋问他：“玉翁为什么在京耽搁许多时？”他说：“只为我名声太大，一到京……就有许多人来求，也有送斗方来的，也有送扇子来的，也有送册页来的，都要我写字，做诗；还有那分了题，限了韵来求教的。昼日昼夜，打发不清。才打发清了，国公府里徐二公子，不知怎样就知道小弟到了，一回两回打发管家来请——他那管家都

是锦衣卫指挥，五品的前程。我只得到他家盘桓了几天。临行再三不肯放，我说是雪翁有要紧事等着，才勉强辞了来。”这番话是否说谎，没有对证，另一番话却分明是说谎。他被牛浦郎作弄，说程明卿是万雪斋的心腹朋友，“只要说同这个人相好，万雪斋诸事放心，一切都会付托。”他根本不知道程明卿是什么人，却对牛浦郎说，程明卿是他二十年拜盟的朋友。又对万雪斋说，前几天程明卿还有信给他，不日要到扬州来，“少不得要与雪翁叙一叙”。他不知道这万雪斋原是程明卿家的奴才，如今万雪斋发迹了，最忌讳人家提“程明卿”三字，结果，万雪斋以“品行不端”，把牛玉圃赶走了。



杰出的讽刺艺术

《儒林外史》是讽刺小说。讽刺艺术在我国小说史上有悠久的传统，在先秦诸子寓言、晋唐小说中，都有讽刺这一格。而《西游记》、《西游补》、《聊斋志异》等书，更是广泛采用。它和一般的写作方法不同，而像历史家所用的“春秋笔法”一样，即“口无所谓臧否，心有所褒贬。”冷静地通过客观的描绘，作者不用插进去讲什么，而让事实来讲话。“它所写的事情是公开的，也是常见的，平时是谁都不以为奇的，而且自然是谁都毫不注意的。不过，事情在那时却已经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但这么行下来，习惯了，虽在大庭广众之间，谁也不觉得奇怪；现在给它特别一提，就动人。”这就是鲁迅所说的“讽刺小说”。

作者采用这种手法，是有它的历史政治原因的。在吴敬梓生活的康、雍、乾三代，一面是太平盛世，一面是文字狱迭起，对读书人镇压得最严酷的时代。大案有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戴名世案（戴名世于康熙四十一年刊行《南山集》一书，采用了方孝标所著《滇黔记闻》中南明桂王时事，被劾为大逆而被杀，牵连到数百人，已死的方孝标被戮尸）。雍正三年（1725年）的汪景祺案（汪景祺是年羹尧的幕友，所著《西征随笔》中，有诗讽刺康熙；又作《功臣不可为论》，替年羹尧的被杀鸣不平；因而被杀，亲属给军人为奴）。又有查嗣庭案（查嗣庭系隆科多推荐为江西试官，出试题“维民所止”，雍正要害死助他夺位的功臣隆科多以灭口，就说此题的用意是“雍正无头”，把查嗣庭下狱，查痪死狱中，又被戮尸，